

# 三年來的服務隊

· 本刊 ·

## 西貢均

一九六三年九月，大觀新村的居民被徙置到與鬼為鄰的西貢均，恰巧有一羣從大專基聯會夏令營出來的同學，他們在營裏討論到青年對國家、民族和社會的使命；人類的良知，被當前的不平事所激發，一聲發難，百口應和，把空談變成行動，以熱情迎接困難，他們開始了為苦難的同胞重建家園的神聖工作，高舉起「工作是光榮行為」的旗幟。這一行動，出乎意料地激發起其他大專學生久已埋藏在心裏的熱情火焰，大量的同學和教師，都投入這如火如荼的工作中，他們得到了世界教會服務會，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和世界大專服務會的支持，每日的報紙都用很多的篇幅響應這件事，計由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五日，完成五十五個地基，和鋪出了一條長達一千呎的路。

一件事發生在最後的一天，使服務隊長出了胚胎；那天早上，他們在漫天風雨中離開這苦難的地方時，發覺他們辛苦開出來的泥路，被雨水沖得不能舉步，困難再一次激發起他們的雄心，當天晚上，三十多人聚在大專公社，組成了服務隊的臨時籌委會，他們要在赤手空拳之下，替這條一千呎的路鋪上水泥。一幕一幕感人的場面，又再在西貢均的廢墟中展開，他們在日間讀書，晚上奔走籌款和開會計劃，星期五買沙石，星期六日工作，從九月廿八日到十二月七日悠長的日子裏，出現過一天百多人的盛況，也有過只有三個人拭淚抹汗堅持下去的日子，他們曾經軟弱，曾經有過磨擦，總之，西貢均多采多姿的日子，

是由歡笑、痛苦、淚和汗所交織成的。

西貢均的工作完成了，一群在困難中成長，在困難中互相了解的青年覺得他們再也不能分開，就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六十多位大專同學在大專公社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，服務隊就正式宣告成立。正如一位顧問所說：西貢均這地名，將在香港青年的歷史上寫上光輝的一頁，就好像革命時代的黃花崗，抗日時代的盧溝橋，永遠值得紀念。

是甚麼使服務隊從無到有？

是甚麼使隊從無到有？是甚麼使隊通過困難發展到今天？是西貢均這件工作嗎？我們說：西貢均的事情只是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但服務隊的產生却絕不偶然，只要青年人有正義感，只要他們還保有一份被壓抑得近乎枯萎的善意，只要他們肯張開眼睛，如果沒有這一次「西貢均」，一定有另一次的「西貢均」，這是青年們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挑戰，這是青年們對自己底弱點的考驗，直至公德戰勝自私，仁愛戰勝仇恨，熱情衝破困難，才能給大地帶來春天，使黑暗變成光明。

看，服務隊不是在困難中成立了嗎？

西貢均轟轟烈烈的時代過去了

西貢均轟轟烈烈的時代終於過去了，報紙上再沒有天天刊載我們的消息，服務隊要開始在平淡沉默中展開它的服務工作。

在第一屆職員會的上半年，進行各方面的調查工

作，找尋服務的對象，其間曾替西貢均的兒童築了一個運動場，分發寒衣，義務替各圖書館在夜間值班，也響應了亞洲經濟促進會的儲蓄互助社和愛丁堡青年計劃的工作。（各項日期詳見大事記要表）

到僻壤去

在我們廣泛的調查中，發覺在香港這走在時代尖端的城市底郊區，竟有着不少被遺忘了的村落，那裏沒有風景和名勝，交通極為不便，那裏的人，寂寞地生下來，在荒田野屋中磨盡了他們的歲月，便靜悄悄地在後山，他們雖是人類，但人類社會中的美滿生活，對於他們是難以想象的，這些人無論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極需要我們的幫忙，我們要為他們服務，和他們交朋友。

在六四年的暑假，隊一連舉辦了兩個工作營，到僻壤去，替鹽田仔的居民築了五百三十多呎路，又在流浮山築路三百二十呎，這次工作，在技術和速度方面都有了進步，創下了一天一百九十呎的紀錄。

踏入第二個年頭

服務隊踏進第二年，隊員由七十七人增加到八十一人，其中有三十六人脫離，有四十人加入，仍保持住一定的人數，至於工作方面，則作了一個新嘗試，在塔門、較流灣及壹家灣對當地的居民進行一次全面性的調查，然後作統計與分析，對這於我們瞭解所服務的對象有很大幫助；其次是暑期工作營，我們在長沙嘗試築一條鋼筋橋和在田夫仔築排水溝，此外，開始了收集圖書的運動，並把得來的書，分送到窮鄉僻壤的孩子手中。

### 我們都疲倦了嗎？

在我們的工作中，也曾有過遲疑軟弱的時候，就是對於比較大規模而急切需要的工作，我們却限於財力和人手而不能做，而我們所能服務的範圍又非常狹小，僻壤裏的居民所需要的那麼多，而我們所能給他們的却這樣少，我們所努力的，就像在逆流之中划上無濟於事的槳，又像呼喊於荒原無人應和；而且工作缺乏重大的價值，便不容易激起工作者的情緒；老隊員漸漸因為職業或出國的關係而離開，新加入的份子亦一時不易執持服務隊的精神，工作過於輕鬆，便每每流於玩忽，產生畏難就易的不良趨勢，這都是負責領導的同學所時刻担心的。

### 直指靈魂深處的工作

面對這些問題，領導的同學慢慢發現到，替窮鄉僻壤居民修橋築路固然重要，但一條溝通他們心靈的道路，帶給他們文化、愛心和溫暖，實在更為重要，而且這一方面，正是知識份子之所長，為什麼不多開闢這一方面的服務途徑呢？至於要使隊員充分瞭解隊的精神，更莫過於讓他們在與村民交往中親身體驗，和在觀察社會問題時磨練思想；於是，一項直指靈魂深處的工作——文化工作便在一九六六年的職員會中發動起來，這項工作，包括探路、送書、電影、戲劇、歌唱等，在本期的年刊裏，將有詳細的介紹。

### 小型的西貢均

一九六六年六月，本港下了一場空前的大雨，造成了極大的災害，暴雨過後，四出訪查的結果，發現

摩星嶺芽菜坑四百多名的木屋居民陷於困境，他們唯一的通道被雨水沖毀，這些無牌木屋地處偏僻，故當局未有打算復修，於是職員會馬上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加以援助，一方面四出募捐，並在報紙號召隊員及中學生參加工作，工作者從四方八面，自動的來到工地，而參加工作的非隊員竟達二百一十九人，其中中學生有七十七人，原定七天的工程，結果在五天内完成，從這次工作營又一次證明了香港的大中學生見義勇為的力量，只要有這需求，而這需求合理，他們決不吝嗇自己的勞力！

### 體力勞動與文化工作的結合

一九六六年暑假，隊在沙螺灣舉辦了兩期工作營，替當地居民加高一碼頭，這次工作營比起以往的工作營是一個大進步，工作日數最長——三十四日，參加人次最多——一千四百四十五，所遭遇的困難也最大——潮水、颶風、材料和技術問題都產生極大的障礙，可是參加「作」的人，卻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，相反拿出更大的勇氣、更大的決心，付出更大的勞力去把它克服。又在這次工作營中，表現了另一個特色，就是體力勞動與文化工作的結合，我們用體力勞動幫助居民建碼頭，在文化方面，我們設專人教地的小孩唱歌，遊戲，演劇和讀報，和村童打成一片，至於聯絡村民方面，則由於與工作時間衝突，未能充份展開，雖然如此，已可說是一個相當成功的開始。

### 由模糊到清楚

在一九六六年的工作中，另一項新的嘗試，就是出版「大路」，「大路」是一本自編自抄自印的油印

刊物，每月出版一次，由宣傳組屬下的編輯委員會負責刊行，這是溝通整個隊與隊中每一個份子的使者，它的責任是發揚隊的特質和精神，報導隊的近況及將來的計劃，把隊面臨的各項問題公諸每一份子，滙合同學們的意見、工作經驗及個人感受等。

「大路」已經出版了九期，從裏面的文章，反映出一個相當可喜的現象，就是最初我們只能對一項活動的表面現象加以報導，但漸漸已能透過事情的表面，把握事態的核心，「大路」的讀者，也漸漸把握和接受枯燥的理論分析，由這種種情形，顯示出服務隊的成員，已經由單靠一股熱情去工作，進展到認識本身地位、環境和工作的本質。

### 我們並不孤獨

回溯過去的三年，服務隊做過的工作仍然是相當微小，也並不一定給人很大的益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件工作背後所代表的都是人與人間一種愛的互感，還有一件差堪告慰的事，就是我們的力量雖然微小，但這服務的種子，總算因每一個人的努力，發芽生根，而且產生了影響，得到了附和，我們一直堅守住的體力勞動，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及其他團體也都響應我們，辦起工作營來，我們發起捐書運動，今年街坊福利會也跟着發起；我們相信，只要能堅持下去，只要我們的行動真能證實這工作的價值，一定會得到響應，發生更大的效果。

新的一年又將在我們面前展開，新的困難和新的成功又等待着我們去迎接，讓我們銘記着但丁神曲裏的兩句話：「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，這裏任何懦怯都無濟於事！」